

吴 若 增

翡翠烟嘴

I247.7
136



翡翠烟嘴

吴若增



百花文艺出版社

翡翠烟嘴

吴若增

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 (天津市赤峰道124号)
天津新华印刷二厂印刷 天津市新华书店发行
开本787×1092毫米1/32 印张7 1/4 插页2 字数136,000
1983年8月第1版 1983年8月第1次印刷
印数1—22,100

书号: 10151·662

定价: 0.53元

内 容 提 要

这本短篇小说集，共编选了吴若增同志的十七篇作品。在这些作品中，作者以他对生活的独到洞察力，在普通的人和事上，采掘诗情，发现哲理，寻觅人生的意义，鞭挞“左”倾错误和旧的封建伦理道德的危害。作品中那些真实而感人的艺术形象，以及他们各自不同的命运，将引起人们的同情和关切。

作品构思精巧、独特，语言平易深沉，读来发人深思。

目 录

68 与 8	1
盲 点	17
孤 独	31
蔡七爷和他的瓜皮帽	44
老神与酒	61
春天的感觉	75
希 望	80
期 待	85
我爱你，但是	99
潘四奶奶	116
坏女人的故事	134
翡翠烟嘴	155
选 择	172
脸皮招领启事	181
世界和人	186

古大爷	195
蘑 菇	205
后 记	223

68 与 8

—

事情发生在那个制造苦闷、孤独乃至吞噬人们对生活与事业的合理感情的年头。准确地说，是在一九六六年秋季的一天下午四点多钟。当时，灼热的阳光正困倦地炙烤着华北大学第七教学楼的西南两面高墙，并把那高墙的阴影怪里怪气地抛在后面的乱草地上，显得懒洋洋地了无生气。这片乱草地并不宽阔，大约只有半个足球赛场那么大。草地的北面是一汪矩形的湖——先前为盖房取土而留下的，西面是学校农场的稻田，南面是那幢现已查封的教学楼，东面是久无活动与比赛的大操场。由于它所处的这个不幸的地理位置，它远离这所拥有万余人的大学的政治活动中心；由于它只不过有一些不规则的杂草及讨厌的蚊虫，它就更因为无人踏入而显得异常冷清而凄凉。这片草地唯一的光荣就是它竟有幸被人起了一个并无恶意的称号——西伯利亚。据说那是先前几个喜欢在草地的湖边钓鱼的人给起的，原来的意思仅在于它的孤冷及地处学校的西北

角，它的得名与流放并无关系。

唉，一言以蔽之，这是一片孤独的草地！

本来，任何一个写小说的人也不会有兴趣去详细介绍这片草地的，因为如果不是在某一特定的时间里，忽然有两个人非正常地闯入进来的话，恐怕直到地球的末日，它也不会生出什么故事来的。

它竟然生出一段绝不有趣但却怪僻的故事来的时间，就是那天下午四点多钟。当时正有一个须发花白的干巴老叟，以蹲得很低的姿势在那里拔草。被勒令拔草，本来是将“牛鬼蛇神”示众的一种古怪而新奇的形式，不过到了后来，它就成了—种毫无目的的举动了——也许仅仅是为了让那些人有事可干。在这片草地上拔草的，几天前还是四个人，到了这一天就只剩下了他这一头老“牛”，那三头“牛”显然是因为瓜葛太多而被关进了便于监视与提审的“牛棚”。这头老“牛”生平从不合群，他性情孤僻到了终生不娶以至于似乎无亲无友的地步。他是那种只知做学问的刻板至极的知识分子，先前曾有人评价他在学术方面的成就，说他是一颗知识宇宙中的微微发亮的星。这头老“牛”的另外的特点就是老实或者说窝囊，忠厚或者说呆傻。他的这些特点使他在这个时候获得了相对的自由——那个负责看守的专政队员在虚张声势地警告了他之后，就自寻其乐去了。于是，这片孤独的草地上就只剩下这个孤独的老人了。

老人在一丝不苟地拔着草，就象他在做学问时绝不偷

懒取巧一样。虽然他认为这是他有生以来所从事的唯一的
一件最无意义的工作，但他此时的心情却并不太坏——这
总比前一阵遭批斗、挨打骂要舒服多了，而且一人独处，
还可以从容思考，从容思考是他一生中最感幸福的事情呢！

于是，他一边拔草，一边思考……

虽然思考这习惯在他来说已有半个世纪之久，但这几
天，他的思考却表现得异常简单而紊乱，仿佛只有判断与
结论，而没有了合乎逻辑的推理。他是运用跳跃式的单词与
短语做为概念进行思考的，情况大概是：伪科学……得使劲
拔……反动学术权威……这株是刺草……死……多蓝的天
……身体也不行啦……伪科学……这小花叫“死不了”……
死了吧……毫无牵挂……伪科学……死……死，死……

细心的读者可以发现，在这老人此时的大脑中重复次
数最多的是“伪科学”和“死”。老人一生寡欲寡言，到了现
在，竟连做稍微连贯一点的思考也不愿意了。“伪科学”出自
一个有权势的所谓理论家的金口。这是他给老人所研究的
学科所做的斩钉截铁的判决。这个判决的威力足以摧毁老
人的政治生命和学术生命。风烛残年的老人听到这个判决
后心肝俱裂，本来就已经是多病的身体竟一日不如一日了。
因此，他认为既然自己的学术生命已不复存在，那么，自
己的天赋生命也就该到此终止了。这样，他就从主观和客
观两个方面导入了自己的结论——“死”。

他一边拔着草一边想，就这样突然而默默地倒在草地
上，并从此再不爬起来，那该是多么幸运哪！无亲无友无

牵挂，不张口不动笔，不写违心的自我批判而悄然逝去，这将是多么幸福的死，但愿不要受到什么意外的干扰！

老人的默想逐渐麻木，拔草的手做着下意识的机械运动。突然，“哎呀”一声叫喊吓得老人心里一颤。他回过头，看见身后五十多米处有一个小女孩摔倒了。老人木然地望着她爬起来，没有说话。他认出这是那个整天在湖对岸玩耍的女孩。这女孩好象没人管似的，常常在那里独自玩耍。因为这一带很少有人来，所以他俩甚至还有几次竟意外地隔湖相望呢。

女孩向前跑了几步，惊起了一只蚂蚱。她追过去，猛地一扑，蚂蚱飞了，她又摔倒了。但她马上又爬起来，再追过去……老人默默地看着时飞时落的蚂蚱和紧追不舍的女孩。很快，那蚂蚱向老人这边飞来了。女孩又一扑，还是没有扑到，这时蚂蚱已落到老人的面前。老人心里动了一下，不觉弓起身来，猛地向蚂蚱扑去。噗啦啦，蚂蚱又飞了。

“飞那边去啦！”女孩叫起来，显然是希望老人能帮助她捉到那只可爱而可恨的蚂蚱。

老人追过去，女孩也追过去。一扑，再扑，又扑……

“啊，好哇！逮着啦！”女孩笑着，跳着，象只欢乐的小鸟。

蚂蚱是老人逮住的。几个剧烈的动作累得他直喘，但他很高兴。“捏紧些，不然它又要跑了！”老人把蚂蚱交给女

孩，嘱咐道。继而老人拔下一根细长的草茎，要过蚂蚱，把草茎从蚂蚱背部穿过拴起来。

“哎呀，它不疼吗？它会哭的！”女孩着急地叫了起来，眼里竟闪出了泪花。

老人忽然感到不安，惊奇地注视了女孩一眼。

二

在那个湖的北岸上有一道铁丝网。铁丝网再往北是一片家属宿舍。当初可能是为了防止小孩子们不小心跌入深湖才建了这道铁丝网的，而如今却已是漏洞百出了。

第二天的下午，老人又在那里拔草。他的后腰有些酸疼，就慢慢站了起来，反过两手去一下一下地捏。就在这时，他忽地又看见了那个女孩。她正一手提着裙角，一手推着网刺，小心翼翼地往外钻。

“她会划破衣服的。”老人想。

果然，就在她钻过铁丝网的同时，一个她无法注意到的网刺从背后刮破了她的裙子。女孩站在湖边，使劲儿扭回头去，看见了那个一尺来长的裂口。

她哭起来了。

老人呆站在那里，望着哭泣的女孩。

五六分钟以后，女孩止住了哭，用一只手捏住裙后的裂口，从湖边慢慢走了过来，一直走到这孤独的老人身旁。老人此时早已低下头去拔草了。

“老爷爷，您还在这儿拔草吗？”女孩已忘记了刚才的

不幸，亲热地说道。

老人看了看女孩，点了点头。

“您要把这片草地都拔光吗？”

“是的。”

“拔光了就没有蚂蚱啦。”

老人打算分辩一下这本不是他的意思，但只唔唔了两声，终于转口问道：“昨天逮的那只蚂蚱呢？”

想不到，这句问话竟好似一片乌云布上了女孩那晴朗的脸庞。她叹了一口气，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一支牙膏盒，说：“它死啦。”

“死了？”从别人口里听到死，不禁使老人心里一悸。

僵挺的蚂蚱摊在了老人那干枯的手掌上，那蚂蚱的背上还背着那根细长的草茎，草茎也干枯了。

“要是昨天不穿这根草棍儿，它就死不了啦。”

“噢？唔……”老人觉得女孩在埋怨他，不禁有点发慌。

两人都沉默了一会儿。

“把它……扔了吧。”老人建议道。

“不。得把它装到盒子里，火葬。”

“火葬？”

“是的。我妈妈死的时候就是这样的。”

“你妈妈死了？”老人的心好像是感受了一次强烈的地震。

“呜——妈妈——”女孩忽然坐到草地上大哭起来。

惊诧，慌乱，同情。老人好一会儿才清醒过来。他蹲下身去，拉起女孩的手：“别哭啦，小朋友。来来来，咱们……”他希望想出一种游戏，以引开女孩的心事，但他一时又想不出来。

幸好女孩也好像不愿过于悲伤似的，自己止住了哭。她用脏手抹了抹腮上的泪，抽泣了几下，说：“老爷爷，咱俩给它举行火葬吧！”

“啊，不用了吧——不过是一只蚂蚱……”老人慌乱地说。

但女孩却不可说服似的转身去寻干草棍去了。

被种种复杂感情弄得呆痴了的老人，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望着女孩：这是一个普通的女孩。她长着一副天真而可爱的圆脸。脸很脏，特别是由于刚刚哭了两次，脏脸上留下了几道泪痕，好象是干涸的河床。她的头发有一半儿梳成了一根别扭的小辫儿，另一半儿披散着，掩住了半个头和部分嫩脸。

“她妈妈是怎么死的？家里还有什么人？怎么看不见有人照看她？她为什么只是一个人玩？……”老人心里泛起了一大堆疑团。

女孩已经拾了一小棒干草棍了。她走回来，看见老人一直没有动，叫了起来：“老爷爷，您也去拾呀！”

“唔，是，是……”

干草棍很快地聚成了一小堆。

“老爷爷，您有火柴吗？”

“火柴？没有，没有。”

“那怎么办呢……嗯？我回家去拿。”女孩果断地说，并跳起来向湖边跑去。

不一会儿，女孩又跑了回来，手里真的拿了一盒火柴。

两人一蹲一跪地围在了草堆旁。女孩把装着死蚂蚱的牙膏盒庄严地放在草堆上。

火柴擦着了。草堆点着了。纸盒儿燃着了。青烟一缕飘起来了……

在这整个的过程中，女孩一直表现得神秘而虔诚，完全不象个那么小的孩子。老人默默地注视着女孩，仿佛在凝望着一位天使。

“啊，莫非这是在宣告我的即将离去吗？”老人心中忽然涌起了一个怪念头，不禁把自己吓了一跳。

太阳已全部转到西边去了，阴影被拉成了细细的长条。远处高音喇叭的叫声阵阵传来，这使老人的思绪又回到了现实。

“小朋友，我还不知道你叫什么名字呢。”老人挣扎着，拼命摆脱这恐怖的气氛。

“我叫小芳。”

“几岁啦？”

“八岁。”

“上学了吗？”

“我要上学，可爸爸给关起来了，哥哥又不管。”

老人心里一酸：“那谁给你做饭呢？”

“张姨做饭，小牛牛他妈。”

“唔……你怎么不和小朋友们一块玩呢？”

“他们都不跟我玩，有时候还骂我。”

又一个孤独者！可怜的小女孩！

“老爷爷，您跟我玩好吗？”

“我？！唔……好，好。”

“噢呀，谢谢您，老爷爷！”女孩高兴得跳了起来，扑到老人的怀里。老人激动地把女孩搂在怀里。热泪涌上了这一老一少的眼眶……

三

第三天下午，在老人向湖那边张望了十几次之后，小女孩又在铁丝网后出现了。女孩的出现立刻象火柴一样点燃了老人眼里的灯。老人望着女孩笑了。但他不敢叫喊，更不敢跑过去接她，虽然他心里极想那样做。

女孩飞快地跑过来了——象一只飞翔的小鸟。

“小芳！”

“老爷爷！”

老人拉着女孩的手。舒心的笑在多皱的方脸和丰润的圆脸上荡漾。

“告诉爷爷，这一天过得好吗？”

“好。”

虽然“爷爷”一词已在他脑中回旋了二十几个小时，

但当他好象随口说出来的时候，他的脸却仍是不禁红了一红。真的，老人不只从未当过爷爷，就连爸爸也没当过。对他这样从未体味过儿女之乐的老人来说，如此亲热地接触一个小孩儿，还确是空前的经历呢。

女孩张着两只柔嫩的小手，摩挲着老人那干瘪的面庞，笑得很甜很甜……是的，妈妈死了，爸爸不在，哥哥又不懂得照看妹妹，这使她好似失去了一切亲人。现在，这颗嫩芽一般的童心忽然得到了全心全意的爱（虽然这爱颇显笨拙），这怎能不叫她欢喜若狂呢！

“小芳，来，躺爷爷腿上，爷爷给你补裙子。”

“补裙子？”

“是呀。你看，我已经准备好啦。”老人得意地扬起了手中的一卷白布条，美滋滋地说。

女孩一边躺下，一边仍有些奇怪地问：“您有针线吗？”

“哈哈，你不知道，爷爷补衣服是不用针线的。哎，躺好喽，别动。”

西斜的阳光映照着老人那全神贯注的眼睛。这双眼睛虽然近视，但它却帮助老人在科学的海洋中探寻了几近一生。现在，老人在用这双眼睛做着 he 生平最感艰难的工作了：他把一只手伸进裙子里，用另一只手把裂口处拉平并尽可能平展地铺到小臂上，再用肘弯压住下摆，然后腾出这只手，取过那卷医用橡皮膏，用牙咬开一个边，随后再俯下身去，用下颌顶在裂口下处……老人把这个边顶紧贴牢后，抬起头，仍用那只手一边慢慢展开胶布，一边使劲

地按牢在并紧的裂口上……

这工作简直比老人写上几篇学术论文还复杂，而且它几乎用尽了老人平生的力气。终于，老人一边喘着大气，一边胜利地笑着说：“嘿，真是天衣无缝！”

女孩站起身，扭回头，看见了老人的成果。她先是愣了一下，随后竟由衷地赞叹道：“哎呀，真好！爷爷，您比妈妈还强呢！”

“哈哈哈哈……”

“嘻嘻嘻嘻……”

多么爽心的笑！

“喂，小芳，给爷爷跳个舞吧！”老人望着蹦蹦跳跳的女孩提议道。

女孩向老人歪头一笑，脸上微微泛起了红晕。但她还是爽快地跳起来了。

高远的蓝天做衬景，松软的草地做舞台，绚丽的夕阳做灯光，老人的掌声就是伴奏……

女孩用她能够想象出来的各种动作做为舞蹈语言，纯真而热烈地表达着她此时心中的愉快！老人则闪着兴奋的泪花，用他那不甚灵活的手掌拍击着充满激情的节奏，倾述着他此时胸中的欢悦！

这是多么动人的表现呀！女孩觉得自己从未有过这样的美丽、轻盈！老人觉得自己从未有过这样的年轻、幸福！

一个孤独的编舞兼演员，一个孤独的伴奏兼观众，在